

史 記

史記

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史記一百六

吳王濞

索隱案彭濞字也音披位反

者高帝兄劉仲之子也

集解徐廣曰仲名喜

高帝已定天下七年立劉仲為代王而匈奴攻代劉仲不

能堅守奔國亡閒行

索隱謂獨行從他道逃走閒音紀閑反

走雒陽自歸天

子天子為骨肉故不忍致法廢以為郃陽侯

索隱地理志馮翊縣名在

郃水之陽音合正義郃陽故城在同州河西縣南三十里

高帝十一年秋淮南王英

布反東并荆地劫其國兵西度淮擊楚高帝自將往誅之

劉仲子沛侯濞年二十有氣力以騎將從破布軍斬西會

甄

索隱地名也在蕪縣之西會音古兌反甄音鍾

布走荆王劉賈為布所殺無後

上患吳會稽輕悍無壯王以填之

索隱填音鎮

諸子少乃立濞

於沛為吳王

集解徐廣曰十二年十月辛丑

王三郡五十三城已拜受印

高帝召潯相之謂曰若狀有反相心獨悔業已拜因拊其

背

索隱拊音撫

告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者豈若邪

集解徐廣曰漢

元年至景帝三年反五十有三年騶案應劭曰克期五十占者所知若秦始皇東巡以厭氣後劉項起東南疑當如此耳如淳曰度其貯積足用為難又吳楚世不賓服索隱案應氏之意以後五十年東南有亂本是占氣者所說高祖素聞此說自以前難未弭恐後災更生然天下同姓故說此言更以戒潯如淳之說亦合事理

為一家也慎無反潯頓首曰不敢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

定郡國諸侯各務自拊循其民吳有豫章郡銅山

集解韋昭曰今

故鄣

索隱案鄣郡後改曰故鄣或稱豫章為衍字也

正義

括地志云秦兼天下以為鄣郡今湖州長城縣西南

八十里故章城是也銅山今宣潯則招致天下亡命者益

鑄錢煮海水為鹽以故無賦國用富饒

集解如淳曰鑄錢煮鹽收其利以足

國用故無賦於民

正義按既盜鑄錢何以收其利足國之用吳國之民又何得無賦如說非也言吳國山既出銅

民多盜鑄錢及煮海水為鹽以山海之利不賦之故言無賦也其民無賦國用乃富饒也孝文時吳太

子入見

索隱姚氏案楚漢春秋云吳太子名賢字德明

得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

師傅皆楚人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

吳太子殺之

索隱提音啼又音底又音弟

於是遣其喪歸葬至吳吳王

慍

正義於問反怨也

曰天下同宗死長安即葬長安何必來葬為

復遣喪之長安葬吳王由此稍失藩臣之禮稱病不朝京

師知其以子故稱病不朝驗問實不病諸吳使來輒繫責

治之吳王恐為謀滋甚及後使人為秋請

集解應劭曰冬當斷獄秋先請

擇其輕重也孟康曰律春曰朝秋曰請如古諸侯朝聘也如淳曰凵不得行使人代己致請禮也索隱音淨孟說是也應劭所云斷獄先請不知何憑如淳云代己致請亦是臆說且文云使人為秋請謂使人為此秋請之禮也

上復責問吳使者使者對曰王實不病漢繫治使者數輩

以故遂稱病且夫察見淵中魚不祥

集解張晏曰喻人君不當見盡下之私

索隱案此語見韓子及文子韋昭曰知臣下陰私使憂患生變為不祥故當赦宥使自新也

今王始詐

病及覺見責急愈益閉恐上誅之計乃無聊唯上弃之而

與更始於是天子乃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老不

朝吳得釋其罪謀亦益解然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

索隱按吳國有鑄錢煮鹽之利故百姓不別徭賦也 卒踐更輒與平賈

集解漢書音義曰以當為

更卒出錢三百文謂之過更自行為卒謂之踐更吳王欲得民心為卒者顧其庸隨時月與平賈如漢桓靈時有所

興作以少府錢借民比也索隱案漢律卒更有三踐更居更過更也此言踐更輒與平賈者謂為踐更合自出錢

今王欲得人心乃與平賈官儺之也正義踐更若今唱更行更者也言民自著卒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

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為之是為卒更貧者欲願更錢者次直者出錢顧之月二千是為踐更天下人皆直戌

邊三月亦各為更律所謂繇戌也雖丞相子亦在戌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月戌又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給戌

者是為過更此漢初因秦法而行之後改為謫乃戍邊一歲歲時存問茂材賞賜閭里

佗郡國吏欲來捕囚人者訟其禁弗予

集解徐廣曰訟音松駟按如淳曰訟

公也

正義訟音容言其相容禁止不與也

如此者四十餘年

正義言四十餘年者太史公盡

言吳王一代行事也漢書作三十餘年而班固見其語在孝文之代乃減十年是班固不曉其理也

以故能

使其眾鼂錯為太子家令得幸太子數從容言吳過可削

數上書說孝文帝文帝寬不忍罰以此吳日益橫及孝景

帝即位錯為御史大夫說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

諸子弱大封同姓故王孽子悼惠王王齊七十餘城庶弟

元王王楚四十餘城兄子濞王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分

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郤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

文帝弗忍因賜几杖德至厚當改過自新乃益驕溢即山

索隱案卽山鑄錢煮海水爲鹽誘天下匹人謀作亂今

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

三年冬楚王朝黽錯因言楚王戊往年爲薄太后服私姦

服舍

集解服虔曰服舍在喪次而私姦宮中也

請誅之詔赦罰削東海郡因削

吳之豫章郡會稽郡及前二年趙王有罪削其河閒郡

索隱

案漢書作常山郡也

膠西王卬以賣爵有姦削其六縣漢廷臣方議

削吳吳王濞恐削地無已因以此發謀欲舉事念諸侯無

足與計謀者聞膠西王勇好氣喜兵諸齊

集解韋昭曰故爲齊分爲國者

膠東濟北之屬

皆憚畏於是乃使中大夫應高誅

索隱音徒鳥反

膠西王

無文書口報曰吳王不肖有宿夕之憂不敢自外使喻其

驪心王曰何以教之高曰今者主上興於姦飾於邪臣好

小善聽讒賊擅變更律令侵奪諸侯之地徵求滋多誅罰

良善日以益甚里語有之舐糠及米

索隱案言舐糠盡則至米謂削土盡則至

滅國也

吳與膠西知名諸侯也一時見察恐不得安肆矣吳

王身有內病不能朝請二十餘年嘗患見疑無以自白今

脅肩累足猶懼不見釋竊聞大王以爵事有適

正義張所革反

聞諸侯削地罪不至此此恐不得削地而已王曰然有之

子將柰何高曰同惡相助同好相畱同情相成同欲相趨

同利相死今吳王自以為與大王同憂願因時循理奔軀

以除患害於天下億亦可乎王瞿然駭曰

索隱劉氏瞿音九具反又說文

云瞿遠視貌音九縛反

寡人何敢如是今主上雖急固有死耳安得

不戴高曰御史大夫鼂錯熒惑天子侵奪諸侯蔽忠塞賢

朝廷疾怨諸侯皆有倍畔之意人事極矣彗星出蝗蟲數

起此萬世一時而愁勞聖人之所以起也

索隱案所謂殷憂以啟明聖也

故吳王欲內以鼂錯爲討外隨大王後車彷徨天下所鄉者降所指者下天下莫敢不服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吳王率楚王略函谷關守滎陽數倉之粟距漢兵治次舍須大王大王有幸而臨之則天下可并兩主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高歸報吳王吳王猶恐其不與乃身自爲使使於膠西面結之膠西羣臣或聞王謀諫曰承一帝至樂也今大王與吳西鄉弟令事成兩主分爭患乃始結諸侯之地不足爲漢郡什二而爲畔逆以憂太后非長策也

集解文穎

日王之太后也

王弗聽遂發使約齊菑川膠東濟南濟北皆許諾

而曰城陽景王有義攻諸呂勿與事定分之耳

集解徐廣曰爾時城

陽恭王喜景王之子諸侯既新削罰振恐多怨鼂錯及削吳會稽豫

章郡書至則吳王先起兵膠西正月丙午誅漢吏二千石

以下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然遂發兵西齊王後悔飲藥

自殺畔約濟北王城壞未完其郎中令劫守其王不得發

兵膠西爲渠率膠東菑川濟南共攻圍臨菑趙王遂亦反

陰使匈奴與連兵七國之發也吳王悉其士卒下令國中

曰寡人年六十二

集解徐廣曰吳王封吳四十二年矣

身自將少子年十四

亦爲士率先諸年上與寡人比下與少子等者皆發發二

十餘萬人南使閩越東越東越亦發兵從孝景帝三年正

月甲子初起兵於廣陵

集解徐廣曰荆王劉賈都吳吳王移廣陵也

西涉淮因

并楚兵發使遺諸侯書曰吳王劉濞敬問膠西王膠東王

菑川王濟南王趙王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廬江王故長沙

王子集解徐廣曰吳芮之玄孫靖王著以文帝七年卒無嗣國除案如淳曰吳芮後四世無子國除庶子二

人爲列侯不得嗣王志幸教寡人以漢有賊臣無功天下

將不滿故誘與之反也集解漢書音侵奪諸侯地使吏劾繫訊治以僂辱之爲故義集解漢書音

僂辱正義按專以不以諸侯人君禮遇劉氏骨肉絕先帝功

臣進任姦宄誑亂天下正義註欲危社稷陛下多病志失

不能省察欲舉兵誅之謹聞教敝國雖狹地方三千里人

雖少精兵可具五十萬寡人素事南越三十餘年其王君

皆不辭分其卒以隨寡人又可得三十餘萬寡人雖不肖

願以身從諸王越直集解長沙者索隱服虔云直音因王

音值

值謂其境相接也

子定長沙以北

集解如淳曰南越直長沙者因王子定也索隱案謂南越之地與長沙地相接值

者因長沙王子以

西走蜀漢中

正義走音奏向也王子長

定長沙以北也

沙之南者其民因王子卒而鎮定長沙

告越

集解如淳曰

以北西向蜀及漢中咸委王子定矣

正義越東越也又告東越

之楚王淮南三王與寡人西面

正義淮南三王與吳王共西

面擊之三王謂淮南衡山廬江也

齊諸王與趙王定河閒河內或入臨晉

關正義今蒲津關或與寡人會雒陽燕王趙王固與胡王有約燕

索隱搏音專專謂

入蕭關

正義今名隴山

關在平涼縣界

走長安匡正天子以安高廟願王勉之楚元王

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餘年怨入骨髓欲一有所出之

久矣寡人未得諸王之意未敢聽今諸王苟能存亡繼絕

振弱伐暴以安劉氏社稷之所願也敝國雖貧寡人節衣

食之用積金錢脩兵革聚穀食夜以繼日三十餘年矣凡
爲此願諸王勉用之能斬捕大將者賜金五千斤封萬戶
列將三千斤封五千戶裨將二千斤封二千戶二千石千
斤封千戶千石五百斤封五百戶皆爲列侯其以軍若城
邑降者率萬人邑萬戶如得大將人戶五千如得列將人
戶三千如得裨將人戶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
受爵金佗封賜皆倍軍法集解服虔曰封賜倍漢之常法其有故爵邑者
更益勿因願諸王明以令士大夫弗敢欺也寡人金錢在
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吳諸王日夜用之弗能盡有
當賜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遺之敬以聞七國反書聞天子
天子乃遣太尉條侯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

曲周侯酈寄擊趙將軍欒布擊齊大將軍竇嬰屯滎陽監
齊趙兵吳楚反書聞兵未發竇嬰未行言故吳相袁盎盎
時家居詔召入見上方與鼂錯調兵竿軍食上問袁盎曰
君嘗爲吳相知吳臣田祿伯爲人乎今吳楚反於公何如
對曰不足憂也今破矣上曰吳王卽山鑄錢煮海水爲鹽
誘天下豪桀白頭舉事若此其計不百全豈發乎何以言
其無能爲也袁盎對曰吳有銅鹽利則有之安得豪桀而
誘之誠令吳得豪桀亦且輔王爲義不反矣吳所誘皆無
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故相率以反鼂錯曰袁盎策之善
上問曰計安出盎對曰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盎曰臣
所言人臣不得知也乃屏錯趨避東廂恨甚上卒問盎

盜對曰吳楚相遺書曰高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賊臣鼂

錯擅適過諸侯

索隱適音直革反又音宅

削奪之地故以反爲名西共

誅鼂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斬鼂錯發使赦吳楚七國

復其故削地則兵可無血刃而俱罷於是上嘿然良久曰

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盜曰臣愚計無出此願

上孰計之乃拜盜爲太常

正義令盜爲太常以示奉宗廟之指意

吳王弟子

德侯爲宗正

集解徐廣曰名通其父名廣駟案漢書曰吳王弟子德侯廣爲宗正也

盜裝治

行後十餘日上使中尉召錯給載行東市錯衣朝衣斬東

市則遣袁盎奉宗廟宗正輔親戚

正義以親戚之意輔漢訓諭

使告吳

如盜策至吳吳楚兵已攻梁壁矣宗正以親故先入見諭

吳王使拜受詔吳王聞袁盎來亦知其欲說己笑而應曰

我已爲東帝尙何誰拜不肯見盜而畱之軍中欲劫使將盜不肯使人圍守且殺之盜得夜出步亾去走梁軍遂歸

報條侯將乘六乘傳

正義上音乘下竹戀反

會兵滎陽至雒陽見劇

孟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

正義言不自意洛陽得全及見劇孟

又以爲諸侯已得劇孟劇孟今無動吾據滎陽以東無足

憂者至淮陽問父絳侯故客鄧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兵

銳甚難與爭鋒楚兵輕

正義遣正反

不能久方今爲將軍計莫

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

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饒道彼吳梁相敝而糧食竭

乃以全彊制其罷極破吳必矣條侯曰善從其策遂堅壁

昌邑南

正義在曹州城武縣東北四十二里也

輕兵絕吳饒道吳王之初發